辯中邊論卷下　竭

世親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得果品第六

已辯修位得果云何頌曰

器說為異熟　力是彼增上　愛樂增長淨
如次即五果

論曰器謂隨順善法異熟力謂由彼器增上力令諸善法成上品性愛樂謂先世數修善力令世於善法深生愛樂增長謂現在數修善力令所修善根速得圓滿淨謂障斷得永離繫此五如次即是五果一異熟果二增上果三等流果四士用果五離繫果

復次頌曰

復略說餘果　後後初數習　究竟順障滅
離勝上無上

論曰略說餘果差別有十一後後果謂因種性得發心果如是等果展轉應知二最初果謂最初證出世間法三數習果謂從此後諸有學位四究竟果謂無學法五隨順果謂因漸次

應知即是後後果攝六障滅果謂能
斷道即最初果能滅障故說為障滅
七離繫果謂即數習及究竟果學無
學位如次遠離煩惱繫故八殊勝果
謂神通等殊勝功德九有上果謂菩
薩地超出餘乘未成佛故十無上果
謂如来地此上更無餘勝法故此中
所說後六種果即究竟等前四差別
如是諸果但是略說若廣說即無量
果惣義者謂攝受故差別故宿習故
後後引發故標故釋故此中攝受者
謂五果差別者謂餘果宿習者謂異
熟果後後引發者謂餘四果標者謂
後後等四果釋者謂隨順等六果分
別前四果故

辯無上乘品第七

已辯得果無上乘今當說頌曰

惣由三無上　說為無上乘　謂正行所緣
及修證無上

論曰此大乘中惣由三種無上義故
名無上乘三無上者一正行無上二
所緣無上三修證無上此中正行無
上者謂十波羅蜜多行此正行相去

何應知頌曰
正行有六種　謂最勝作意　隨法離二邊
差別無差別
論曰即於十種波羅蜜多隨修差別
有六正行一最勝正行二作意正行
三隨法正行四離二邊正行五差別
正行六無差別正行最勝正行其相
云何頌曰
最勝有十二　謂廣大長時　依處及無盡
無間無難性　自在攝發起　得等流究竟
由斯說十度　名波羅蜜多
論曰最勝正行有十二種一廣大最
勝二長時最勝三依處最勝四無盡
最勝五無間最勝六無難最勝七自
在最勝八攝受最勝九發起最勝十
至得最勝十一等流最勝十二究竟
最勝此中廣大最勝者終不欣樂一
切世間富樂自在志高遠故長時最
勝者三無數劫熏習成故依處最勝
者普為利樂一切有情為依處故無
盡最勝者迴向無上正等菩提無窮
盡故無間最勝者由得自他平等勝
解於諸有情發起施等波羅蜜多速

斎

圓滿故無難最勝者於他有情所修
善法但深隨喜令自施等波羅蜜多
速圓滿故自在最勝者由虛空藏等
三摩地力令所修施等速圓滿故攝
受最勝者無分別智之所攝受能令
施等極清淨故發起最勝者在勝解
行地最上品忍中至得最勝者在極
喜地等流最勝者在次八地究竟最
勝者在第十地及佛地中菩薩如來
因果滿故由施等十波羅蜜多皆有
如斯十二最勝是故皆得到彼岸名
何等名為十到彼岸頌曰
十波羅蜜多 謂施戒安忍 精進定般若
方便願力智
論曰此顯施等十度別名施等云何
各別作業頌曰
饒益不害受 增德能入脫 無盡常起定
受用成熟他
論曰此顯施等十到彼岸各別事業
如次應知謂諸菩薩由布施波羅蜜
多故於諸有情普能饒益由淨戒波
羅蜜多故於諸有情不為損害由安
忍波羅蜜多故他損害時深能忍受

由精進波羅蜜多故增長功德由靜
慮波羅蜜多故起神通等能引有情
令入正法由般若波羅蜜多故能正
教授教誡有情令得解脫由方便善
巧波羅蜜多故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能令施等功德無盡由願波羅蜜多
故攝受隨順施等勝生一切生中恒
得值佛恭敬供養常起施等由力波
羅蜜多故具足思擇修習二力伏滅
諸障能令施等常決定轉由智波羅
蜜多故離如聞言諸法迷謬受用施
等增上法樂無倒成熟一切有情如
是已說最勝正行作意正行其相云
何頌曰

菩薩以三慧　恒思惟大乘　如所施設法
名作意正行

論曰若諸菩薩以聞思修所成妙慧
數數作意思惟大乘依布施等如所
施設契經等法如是名為作意正行
此諸菩薩以三妙慧思惟大乘有何
功德頌曰

此增長善界　入義及事成

論曰聞所成慧思惟大乘能令善根

卍

文

界得增長思所成慧思惟大乘能正
悟入所聞實義修所成慧思惟大乘
能令所求事業成滿謂能趣入修治
地故作意正行有何助伴頌曰
此助伴應知 即十種法行
論曰應知如是作意正行由十法行
之所攝受何等名為十種法行頌曰
謂書寫供養 施他聽披讀 受持正開演
諷誦及思修
論曰於此大乘有十法行一書寫二
供養三施他四若他誦讀專心諦聽
五自披讀六受持七正為他開演文
義八諷誦九思惟十修習行十法行
獲幾所福頌曰
行十法行者 獲福聚無量 卍
論曰修行如是十種法行所獲福聚
其量無邊何故但於大乘經等說修
法行獲最大果於聲聞乘不如是說
頌曰
勝故無盡故 由攝他不息 卍
論曰於此大乘修諸法行由二緣故
獲最大果一最勝故二無盡故由能
攝益他諸有情是故大乘說為最勝

由雖證得無餘涅槃利益他事而恒
不息是故大乘說為無盡如是已說
作意正行隨法正行其相云何頌曰
隨法行二種　謂諸無散亂　無顛倒轉變
諸菩薩應知
論曰隨法正行略有二種一無散亂
轉變二無顛倒轉變菩薩於此應正
了知此中六種散亂無故名無散亂
六散亂者一自性散亂二外散亂三
內散亂四相散亂五麁重散亂六作
意散亂此六種相云何應知頌曰
出定於境流　味沈掉矯示　我執心下劣
諸智者應知
論曰此中出定由五識身當知即是
自性散亂於境流者馳散外緣即外
散亂味沈掉者味著等持惛沈掉舉
即內散亂矯示者即相散亂矯現相
已修定加行故我執者即麁重散亂
由麁重力我慢現行故心下劣者即
作意散亂依下劣乘起作意故菩薩
於此六散亂相應遍了知當速除滅
如是已說無散亂轉變無顛倒轉變
云何應知頌曰

文武

智見於文義　作意及不動　二相深淨客
無怖高無倒
論曰依十事中如實智見應知建立
十無倒名此中云何於文無倒頌曰
知但由相應　串習或翻此　有義及非有
是於文無倒
論曰若於諸文能無間斷次第宣唱
說名相應共許此名唯目此事展轉
憶念名為串習但由此二成有義文
與此相違文成無義如實知見此二
文者應知是名於文無倒於義無倒
其相云何頌曰
似二性顯現　如現實非有　知離有非有
是於義無倒
論曰似二性顯現者謂似所取能取
性現亂識似彼行相生故如現實非
有者謂如所顯現實不如是有離有
者謂此義所取能取性非有故離非
有者謂彼亂識現似有故如實知見
此中義者應知是名於義無倒於作
意無倒者頌曰
於作意無倒　知彼言熏習　言作意彼依
現似二因故

論曰所取能取言所熏習名言作意
即此作意是所能取分別所依是能
現似二取因故由此作意是戲論想
之所熏習名言作意如實知見此作
意者應知是於作意無倒於不動無
倒者頌曰
於不動無倒　謂知義非有　非無如幻等
有無不動故
論曰前說諸義離有非有此如幻等
非有無故謂如幻作諸爲馬等彼非
實有爲馬等性亦非全無亂識似彼
諸爲馬等而顯現故如是諸義無如
現似所取能取定實有性亦非全無
亂識似彼所取能取而顯現故等聲
顯示陽焰夢境及水月等如應當知
以能詮觀義如幻等於有無品心不
動散如實知見此不動者應知是於
不動無倒於二相無倒者謂於自相
及共相中俱無顛倒於自相無倒者
頌曰
於自相無倒　知一切唯名　離一切分別
依勝義自相
論曰如實知見一切眼色乃至意法

皆唯有名即能對治一切分別應知
是於自相無倒此依勝義自相而說
若依世俗非但有名可取種種差別
相故於共相无倒者頌曰
以離真法界 無別有一法 故通達此者
於共相無倒
論曰以無一法離法無我者故真法
界諸法共相攝如實知見此共相者
應知是於共相無倒於染淨無倒者
頌曰
知顛倒作意 未滅及已滅 於法界雜染
清淨無顛倒
論曰若未斷滅顛倒作意尒時法界
說為雜染已斷滅時說為清淨如實
知見此染淨者如次是於染淨無倒
於客無倒其相云何頌曰
知法界本性 清淨如虛空 故染淨非主
是於客無倒
論曰法界本性淨若虛空由此應知
先染後淨二差別相是客非主如實
知見此客相者應知是名於客无倒
於無怖無高俱无顛倒者頌曰
有情法無故 染淨性俱無 知此無怖高

是於二無倒

論曰有情及法俱非有故彼染淨性亦俱非有以染淨義俱不可得故染淨品無減無增由此於中无怖無慢如實知見無怖高者應知是名於二無倒

無倒行揔義者謂由文無倒能正通達止觀二相由義無倒能正通達諸顛倒相由作意無倒於倒因緣能正遠離由不動無倒善取彼相由自相無倒修彼對治无分別道由共相無倒能正通達本性清淨由染淨无倒了知未斷及已斷障由客無倒如實了知染淨二相由無怖無高二種無倒諸障斷滅得永出離此十無倒如次安立於彼十種金剛句中何等名為十金剛句謂有非有無顛倒所依幻等喻無分別本性清淨雜染清淨虛空喻無減無增為攝如是十金剛句有二頌言

應知有非有　無顛倒所依　幻等無分別
本性常清淨　及雜染清淨　性淨喻虛空
無減亦无增　是十金剛句

且初安立十金剛句自性者謂自性
故所緣故無分別故釋難故自性故
者謂三自性即圓成實遍計所執及
依他起是初三句如次應知所緣故
者即三自性無分別故者謂由此无
分別即無分別智及於此無分別即
本性清淨如次應知安立境智謂三
自性及無分別釋難故者謂所餘句
且有難言遍計所執依他起相若實
是無云何可得若實是有不應諸法
本性清淨為釋此難說幻等喻如幻
事等雖實是無而現可得復有難言
若一切法本性清淨如何得有先染
後淨為釋此難說有染淨及虛空喻
謂如虛空雖本性淨而有雜染及清
淨時復有難言有無量佛出現於世
二能度無量有情令出生死入於
涅槃云何生死無斷滅失涅槃界中
無增益過為釋此難說染及淨無減
無增又有情界及清淨品俱無量故
第二安立彼自性者如有頌言
亂境自性因　無亂自性境　亂無亂二果
及彼二邊際

如是已說隨法正行離二邊正行去
何應知如實積經所說中道行此行
遠離何等二邊頌曰
異性與一性　外道及聲聞　增益損減邊
有情法各二　所治及能治　常住與斷滅
所取能取邊　染淨二三種　分別二邊性
應知復有七　謂有非有邊　所能寂怖畏
所能取正邪　有用并無用　不起及時等
是分別二邊
論曰若於色等執我有異或執是一
各為一邊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觀
無我乃至儒童見有我者定起此執
我異於身或即身故若於色等執為
常住是外道邊執無常者是聲聞邊
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觀色等非常
無常定執有我是增益有情邊定執
無我是損減有情邊彼亦撥無假有
情故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我无我
二邊中智定執心有實是增益法邊
定執心無實是損減法邊為離此執
說中道行謂於是處無心无思無意
無識執有不善等諸雜染法是所治
邊執有善等諸清淨法是能治邊為

離此執說中道行謂於二邊不隨觀
說於有情法定執為有是常住邊定
執非有是斷滅邊為離此執說中道
行謂即於此二邊中智執有無明所
取能取各為一邊若執有明所取能
取各為一邊如是執有所治諸行能
治無為乃至老死及能滅彼諸對治
道所取能取各為一邊此所能治所
取能取即是黑品白品差別為離此
執說中道行謂明與無明无二無二
分乃至廣說明無明等所取能取皆
非有故雜染有三謂煩惱雜染業雜
染生雜染煩惱雜染復有三種一諸
見二貪瞋癡相三後有願此能對治
謂空智無相智無願智業雜染謂所
作善惡業此能對治謂不作智生雜
染有三種一後有生二生已心心所
念念起三後有相續此能對治謂無
生智無起智無自性智如是三種雜
染除滅說為清淨空等智境謂空等
法三種雜染隨其所應非空等智令
作空等由彼本性是空性等法界本
来性無染故若於法界或執雜染或

執清淨各為一邊本性無染非染淨
故為離此執說中道行謂不由空能
空於法法性自空乃至廣說
復有七種分別二邊何等為七謂分
別有分別非有各為一邊彼執實有
補特伽羅以為壞滅立空性故或於
無我分別為無為離如是二邊分別
說中道行謂不為滅補特伽羅方立
空性然彼空性本性自空前際亦空
後際亦空中際亦空乃至廣說分別
所寂分別能寂各為一邊執有所斷
及有能斷怖畏空故為離如是二邊
分別說虛空喻分別所怖分別從彼
所生可畏各為一邊執有遍計所執
色等可生怖故執有從彼所生苦法
可生畏故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畫
師喻前虛空喻為聲聞說今畫師喻
為菩薩說分別所取分別能取各為
一邊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幻師喻
由唯識智無境智生由無境智生復
捨唯識智境既非有識亦是無要託
所緣識方生故由斯所喻與喻同法
分別正性分別邪性各為一邊執如

實觀為正為邪二種性故為離如是
二邊分別說兩木生火喩謂如兩木
雖無火相由相鑽截而能生火火既
生已還燒兩木此如實觀亦復如是
雖無聖道正性之相而能發生正性
聖慧如是正性聖慧生已復能除遣
此如實觀由斯所喩與喩同法然如
實觀雖無正性相順正性故亦無邪
性相分別有用分別無用各為一邊
彼執聖智要先分別方能除染或全
無用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初燈喩
分別不起分別時等各為一邊彼執
能治畢竟不起或執與染應等時長
為離如是二邊分別說後燈喩如是
已說離二邊正行差別無差別正行
云何頌曰

差別無差別　應知於十地　十波羅蜜多
增上等修集

論曰於十地中十到彼岸隨一增上
而修集者應知說為差別正行於一
切地皆等修集布施等十波羅蜜多
如是正行名無差別六正行攝義者
謂即如是品類最勝由此思惟如所

施設大乘法等由如是品無亂轉變
修奢摩他及無倒轉變修毗鉢舍那
為如是義修中道行而求出離於十
地中修習差別無差別行如是已說
正行無上所緣無上其相云何頌曰
所緣謂安界 所能立任持 印內持通達
增證運最勝
論曰如是所緣有十二種一安立法
施設所緣二法界所緣三所立所緣
四能立所緣五任持所緣六印持所
緣七內持所緣八通達所緣九增長
所緣十分證所緣十一等運所緣十
二最勝所緣此中最初謂所安立到
彼岸等差別法門第二謂真如第三
第四如次應知即前二種到彼岸等
差別法門要由通達法界成故第五
謂聞所成慧境任持文故第六謂思
所成慧境印持義故第七謂修所成
慧境內別持故第八謂初地中見道
境第九謂修道中乃至七地境第十
謂即七地中世出世道品類差別分
分證境第十一謂第八地境第十二
謂第九第十如來地境應知此中即

文武

初第二隨諸義位得彼彼名如是已
說所緣無上修證無上其相云何頌曰
修證謂無闕 不毀動圓滿 起堅固調柔
不住無障息
論曰如是修證揔有十種一種性修
證緣無闕故二信解修證不謗毀大
乘故三發心修證非下劣乘所擾動
故四正行修證波羅蜜多得圓滿故
五入離生修證起聖道故六成熟有
情修證堅固善根長時集故七淨土
修證心調柔故八得不退地受記修
證以不住著生死涅槃非此二種所
退轉故九佛地修證無二障故十示
現菩提修證無休息故無上乘揔義
者略有三種無上乘義謂正行無上
故正行持無上故正行果无上故何
故此論名辯中邊頌曰
此論辯中邊 深密堅實義 廣大一切義
除諸不吉祥
論曰此論能辯中邊行故名辯中邊
即是顯了處中二邊能緣行義又此
能辯中邊境故名辯中邊即是顯了
處中二邊所緣境義或此正辯離初

後邊中道法故名辯中邊此論所辯
是深密義非諸尋思所行處故是堅
實義能摧他辯非彼伏故是廣大義
能辯利樂自他事故是一切義普能
決了三乘法故又能除滅諸不吉祥
永斷煩惱所知障故

我辯此論諸功德　咸持普施群生類
令獲勝生增福慧　疾證廣大三菩提

辯中邊論卷下　卍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